

走归阳

■何小荣

我不是归阳人，但我喜欢归阳。这种喜欢由来已久，就像小孩子对零食的喜爱，发自内心。

最早的喜欢应该来自归阳的“划龙船”。归阳的赛龙船多是每年端午当天，归阳与唐家岭的比赛。在那个没有什么娱乐节目的年代，这就是一个万人空巷的大事。进入农历五月，龙船下水，运动员每天练习，都是鼓声震天。十里八乡的农人听到鼓声就走相告，盼着端午那天的到来。看过赛龙船的人，回来都是笑嘻嘻地赞不绝口；没去看的人，不免心驰神往，引以为一大憾事。

我妈的思想比较保守，一直不许我们姐弟去看热闹，担心我们会跑丢了。隔壁五婶就来劝她：嫂子啊，你就带孩子们去走走吧，到归阳行个人家也好啊。

五婶这样说，是因为我的三姨妈就住在归阳街。

三姨妈夫妇非常好客，他们家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。因为端午节三姨妈会包粽子。三姨妈做的红豆粽子纤巧修长、棱角分明、捆扎结实，很是秀气。剥开粽叶，里面红白夹杂，色彩斑斓，红的闪亮，白的晶莹，清香扑鼻，感觉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美食。三姨妈总是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就煮好了粽子，过节那天，客人来了，除了现吃，还可以提一大串回家。主人给得愉快，客人吃得开心，这个节过得十分美妙。

我家离归阳有近20里路。那时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，对童年的我来说，走得远了，兴趣就提不起来了。我妈是不健谈的人，但这一路她却给我讲了一些地名和传说，让我不觉得旅途艰辛，也令我终生难忘。

第一站休息的地方是木铺。木铺的得名我想是因为那里曾经有一个较大的木材站。永州下来的木材，就从湘江河里漂排而下，在那里集中，等周边建房户来采购。我父亲曾经做过一件很惊人的事：他自带干粮，与两三个亲戚走路去白水镇，买了木材扎成木排漂流下到木铺。然后从木铺一根一根把树扛回3公里多远的家里。这要放到现在，是不敢想象的事。

木铺的下一站是老家庙。那里有个古亭，可供行人歇脚，遮风躲雨。古亭靠近湘江边的过河码头。码头旁的河滩里曾经有很多碎陶片。妈妈告诉我，相传很久以前有神仙两兄妹飞过这里。兄妹二人见当地人以河相隔，来往不便，就想各显神通做点好事。于是妹妹选择建一个陶窑，哥哥选择架桥一座。相约一晚建成，以鸡叫为止，谁先建成谁赢。哥哥坐在河边凉亭里思考桥的建法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已是半夜。他偷偷去看妹妹的进度，发现窑坯已成，顿时慌了。眼看要输，就心生一计。他学起了鸡鸣，引得周边万家鸡鸣。妹妹以为时限已到，也就收手停工。两人比赛平局收场。每说到这时，老妈就长叹一声，要是桥、窑都建成，那该多好啊。

再往前走，就是客谈庙。客谈以前属于七碗乡。那时我就问老妈，怎么又叫七碗塘？老妈笑答，这里其实也有一个故事。曾经有一户农家，祖传做糖。家有古磨一副，每天用来磨米做糖。突然遇上大饥荒之年，绝粮数日。家主困顿之际，偶得一梦，梦里老祖传话，说古磨以后日日出米，可度饥荒。次日起来，果然在石磨上得米半升（可熬出七碗糖）。一连多日，日日如此。家里居然稍解困境。家主寻思，磨眼太小，每次出米均以磨眼为限，刚好半升。那么把磨眼凿大些，岂不是每天出米更多？心动不如行动，他立即动手将磨眼扩大了许多。孰料从第二天开始，石磨再无神迹，一次大米都不曾出来了。老妈叹息说：要是主人不那么贪，说不定现在还有米呢。

一路悠悠然行来，到得归阳已是日上三竿。见过三姨妈，龙船还是要去看的。穿过满大街的人海，遥闻大鼓咚咚。湘江边上，古槐树下人头攒动。要想挤到河边，哪里容易。正挤着，有人赞叹着往回走：真不错！今年终于划赢了祁阳！

老妈笑言，不挤了，龙船也划了，去三姨妈家恰饭去！



解放鞋

■吴从惠

我终于有了一双新鞋。从纸盒里取出还有一张纸包着。拆开纸，一股胶水清香即刻弥漫周边空气。黄帆布的鞋面，鞋尖和鞋底是胶质，鞋里还有一层白色衬布。我立即穿上，大小也刚好合脚。走一圈，感觉还有弹性特轻松，心里像喝了蜜。

之前，我一直是光着脚走路的。不论是去砍柴割草，还是上学看电影，都赤脚踏踏实跑去。为此也吃过不少苦头，如被树蔸刺破脚掌，被石头踢破过脚指头。夏天正午，走在没荫凉的路中间，脚板灼热也真难受。晚上去水库看电影，那马路上的石子也确实硌人。

父母商量，这次父亲砍板车柴卖了五块多钱，除了买油盐，其他就帮我买双鞋。第二天，我穿着新鞋去砍柴。回来，实在是太热。也不知是谁先提议，几个伙伴一合计，走，陂坝下洗冷水澡去。于是，几个人就先去洗澡降暑。我们把烂汗衫短裤脱下，还有鞋子，每人放一堆。为防风刮跑，顺手在旁

边捡块石头压住，便一头扎进水里去了。

多凉快呀。每个孩子几乎一到夏天就有一多半时间在河塘里度过，那怕不时有哪哪淹死人的传闻，有水猴子拖人的恐吓，还有家长的惩戒，全然阻止不了溪水清凉的诱惑以及打水仗的乐趣。

约个把小时后，我们玩够上岸。

突然，感觉什么不对。我的鞋不见了！刚穿一天的新解放鞋不见了。下水时脱在衣裤边的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你们不要开玩笑，谁藏起来了？快拿出来！谁藏呀，我们一直一起在水里打水仗呀，又没谁上过岸！是呀，我没上过岸。我也没。我也没。伙伴们纷纷表白，还互证！我不管，我爸刚买的新鞋呀，会打死我，我不禁大哭起来。虽然伙伴们周围到处找遍，依然无影无踪。

最后无法，大家散去。我也只得边哭边光着脚趟趟走回去。

早有伙伴告诉了我父母。还没进屋门，父亲手里早拿着竹棒等在那，

抓住我就几棒下来。叫你洗，打死你个败家子！要不是左邻右舍抢捧抱人，非死也残！想想也是呀，一天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呀，说没就没了，不气谁信呀。我爸打我弟妹是有的，可打我还真是第一次。因为我是长子，平时又听话，很小就为家里做很多家务。这次不是气疯了，也下不了这狠手！

在老爸打崽的同时，我妈也没闲着，已着手开展缜密细致的入户调查工作。因我们洗澡的地方位于去城下村的中间，时间又是正午，一般村民早已收工在家煮午饭，经过的人很少。

果然，不久就有了线索。有人反映，这中间只有一个外号叫鲤鱼的人挑担路过，别无他人。母亲心里有底后便准备到该户去询问。还没进门，人家先出来嚷嚷道：我是从那过了，但谁要你家破鞋！你成分高还敢污蔑贫下中农呀！

几十年后，我还见过这个叫鲤鱼的人。依然住在老湾旧房里，佝偻着身子。他当然不会知道，我就是当年那个可能被他偷了鞋还害得母亲被他训斥的人。

康桥之恋的忍受者

■杨邹雨薇

一直想，陆小曼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就像一朵凄风冷雨中摇曳的玫瑰，何等的美丽，又何等的叫人心痛难堪。

我写此文并不是要为她翻什么案，因为这样的翻案并不为陆小曼的性情所喜，也是会亵渎她的。她生前便不在意那些恶毒的言语，死后又何必在意他人的评说？在意的，只是我们这些凡俗尘子，我们只是用别人的故事满足自己的好奇，用别人的故事来做一次道德真君。可是我还是不能免俗，不能不把这些绮丽而凄婉的故事从前尘旧土中掘出，我唯恐我喜欢的那些人被一次次误读，最终失去了她们原本姣好的面容和美好的品性。

在民国两个著名的女性林徽因与陆小曼之间，我毫不掩饰自己对陆小曼发自心底的偏爱，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一些人关于陆小曼偏见的鄙夷。像沈醉那样的一个做了大半辈子情报工作的人，写个回忆录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中提及王庚与陆小曼之事还风风火火不着招调，我对其他人等的人云亦云的流言更不足信。

把别人的事添油加醋甚至随心所欲的杜撰，可能是某些人的“人性”之常情。只是却无端地对他人造成亵渎与歪曲，乃至影响后人对其的评判，便觉得实在可恶。

对林徽因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

字《林徽因：三个男子成就的美丽》，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她，但也遭致一些徽因迷们的反对。人们希图于心中的偶像完美无瑕也无可厚非，舍不得别人哪怕半点的微词都是情有可原的。我的意图倒也不是为了推倒一个偶像，只是希望女性朋友们能从林徽因真实的原貌中懂得，生活原是活生生做不得半点假的，你的疼痛与哀愁也仅仅都是自己的，别人是不会掀开你光鲜的表面来窥视你的里子。

一代名伶阮玲玉在1935年的含恨离世，便是那个黑暗社会道德下的牺牲品，而陆小曼却始终如一朵俏俏开放的玫瑰，每年都依时而开，绚烂夺目与他人无关，只是绽放着属于自己的芳华。

很难说，陆小曼之于徐志摩是幸还是不幸。徐志摩之前，陆小曼便是名动京城、享誉大江南北的美女才女，其声誉之盛更有胡适之先生所云：北平不可不看的一道风景。我所知的林徽因，在于徐志摩之前，断无这样的美名远播。林徽因从徐志摩之诗歌中款款走出，充满了诗情画意，自有一番先声夺人之势，也因此在诗人的词句中被人怀想被人惦念。陆小曼在徐志摩未曾出现之时，其才学品貌便已经获得了当

时诸多名流大家们的赞美与认可。梁实秋曾描写她道：“面目也越发清秀端庄，朱唇皓齿。婀娜娉婷，在北平的大家闺秀里，是数一数二的名姝”。

陆小曼从来不需徐志摩的声誉而抬高自己，她的学问才情是如春水流溢于青山翠谷的轻盈与灵动，如飞鸿划过天际的云弧般清凌而飘逸。拜倒在她的美名之下的名人逸士数不胜数，甚至在她最潦倒的年月中，也因其未曾消褪的那点风韵而叫人心悦诚服。

记得苏雪林在1989年给赵清阁的信中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陆小曼的情景，那是徐志摩在坠机身亡之后的事。彼时，小曼正沉浸在失去徐志摩的哀恸之中，伤心与悔恨叠加，病痛在身，几近被折磨得没有了人形，但她一直在默默忍受。“我记得她的脸色，白中泛青，头发也是蓬的，一口牙齿，脱落精光，也不另镶一副，牙龈也是黑黑的。不过虽然这样憔悴，旧时丰韵，依稀尚在，款接我们，也颇温和有礼。”（苏雪林《徐志散文》）。著名画家傅抱石第一次拜访陆小曼，也是与赵清阁还有戏剧家赵太侔、俞珊一起在她家讨论京剧《霸王别姬》。从她家里出来后，对赵清阁他们说：“陆小曼真是名不虚传，堪称东方才女；虽已年过半百，风采依旧。”

这样的女性，不会被岁月的年轮碾压成泥，她总会有暗香盈动，在你不经意间沁入心肺，而难以忘怀。